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五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齊靡笄之役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左傳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史記

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

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此傳原在成元年之末今移于此

左傳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

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

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國語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内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

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成公元年

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

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新書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禮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

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國語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

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何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

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此論甚快

左傳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
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
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
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
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賔

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

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幷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紀年晉景公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杜氏曰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紀年所記多與左傳符同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使項公取飲項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項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

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汶陽田

者何㝬之賂也

穀梁傳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㝬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

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師

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國語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

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恵恤

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巳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請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

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

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

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

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國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子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五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噪以出鼓噪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三月晉伯宗夏

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

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

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史記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說苑夫福生於
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
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
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
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
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
公斬逢丑父於是戄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
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
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
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
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

得失之効也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

親者諱疾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

以已也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

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十三年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晉自靈成以來再世不競及景公嗣位初年而當楚莊之霸邲之役敗傷孔甚於以振救之亦誠難矣是冬有清邱之盟其載書曰恤病討貳未幾宋伐陳衛

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不實其言
春秋惡之繼而為斷道之盟先是四國之大夫同時
聘齊客則或跛或眇或禿或僂蕭同叔子登臺而笑
之四子者怒而踦閭為謀是會也齊使見執兵端見
矣懼晉者曰諸侯離心私憾復構晉至此其益衰乎
幸晉者曰楚莊隕命諸夏改圖晉庶幾其再振焉乃
楚共雖弱則又中國一勁敵也陽橋之役悉師入援
侵衛伐魯公衡為質惟時十三國之君公若而人卿

大夫若而人靡然而從于蜀雖成之盟薄穆之厥貉

莊之辰陵於今為烈焉是役也諸侯畏晉而潰盟晉

亦懼衆而避楚蓋以晉人之戰勝方新楚子之甲兵

正鋭兩大之形為相當矣然鞌之戰為婦人之笑辱

也其辭則曰以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則為魯衛動

矣而魯衛附晉矣袁婁之盟紀甗入晉汶陽入魯齊

欲尊王於晉而晉不受兩君且同堂矣而齊附晉矣

蜀盟之從楚也偶壓於勢嗣是北方之諸侯實多慕

晉中惟攝乎大國而反覆持兩端者一鄭耳是後兩國之兵多為爭鄭也蟲牢馬陵以前鄭在晉故楚伐之蒲以後鄭在楚故晉伐之鄭服而為會則蟲牢稱善救鄭而為會則馬陵尤善至于蒲之會乃晉人懼貳而尋盟也其年耄其志衰矣釋楚囚以求成大子監國命亦不長楚人乘釁以伐莒鄭人狎侮而圍許晉亦弗敢問焉惟惴惴於儀商之使庶大國之息我甲兵爾晉德其衰乎共方盛年而景公即世是以晉

無如楚何也

繹史卷五十九

繹史卷六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秦晉為成

左傳宣公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公羊崇作柳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

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

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

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

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

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

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十二年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國語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十九年

夏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

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頼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争不務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國語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劒就之叔向曰秦晉不龢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子孫饗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與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

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患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怳日而𣤮歲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冬趙文子卒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楚辭注秦伯有蠚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大傅實賦禄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禄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

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左傳五年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六年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秦晉兵爭六十九年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其

在秦穆之世與晉襄交兵者五而殽與彭衙書敗秦康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三而令狐河曲書戰秦共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一秦桓之世與晉成交兵者一與晉景交兵者二與晉厲交兵者一秦景之世與晉悼交兵者三秦歷五君晉歷六君干戈日尋疆埸暴骨兵連禍結未有如二國者也自獻穆修好再世為婚惠文得國咸資秦力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帳悉用輔行是以大破楚顛文公以霸秦之於晉亦云多矣

穆弗能終而釁兆於圉鄭怨結於敗殽兩國之易玉帛而興戎也穆襄咸有譏焉自是以後兵爭不已秦康公晉甥也渭陽之詩克念舅氏而即位以來日與晉構難夫非舅氏之國與晉實不能親秦既求君於其國又變計而擊之令狐河曲漸為仇讎於是二國之怨彌深秦楚之交始合矣共公初立晉人欲修秦好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夫求成而伐其與國名我速寇何成之有焉晉於是乎為失計矣及桓公之

立晉宜釋怨以結好乃平白狄以伐秦閉其婚姻而益其怨雠秦能甘心乎晉於是乎再失計矣輔氏以來秦楚益固故盟蜀之役秦人先諸侯而首從白狄介在兩大之間戎性無常唯利是視何婚姻之可恃哉令狐懷疑要盟不信麻隧大舉禽其將帥秦雖不競而虎視西戎徘回俟隙未甞一日忘報晉也呂相之絶秦也以殽責穆以令狐河曲責康以輔氏責桓其辭多文秦人不能對至於背盟召狄是用懷詐以

取敗雖二國之曲直經無明文要以欲求成而加兵
既從盟而食言狙詐相尚秦之共桓晉之靈成景厲
其政固兄弟也晉悼公復霸奮力攘楚而兵挫於秦
豈秦彊而楚弱哉昔文公親秦以戰楚故力倍而功
髙今悼公爭楚以伐秦故勢罷而志惰下軍違命諸
帥遷延於是晉之報秦至此懈矣晉既不急報秦秦
亦閉關自守山河四塞不與晉爭蓋兵戢於外威蓄
於內養鋭覰時將有大圖其後子孫終能幷六王而

有天下未必不肇基乎此也

繹史卷六十

繹史卷六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楚鄢陵之戰

左傳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

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使羅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茷成而使

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爕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曰　晉郤至如楚

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

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

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十五年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

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馬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

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

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

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

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鄢陵一傳忽

敘事忽議論忽辭令錯綜變幻出奇無窮左氏之尤優者　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請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

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惟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鬭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

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乎師也　淮南子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國語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

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畔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内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内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

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盇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恵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盇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歛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韓非子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名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

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左傳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還于制田
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
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
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
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
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

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襄公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國語恭王有疾名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晉厲公在位八年而乞師于會者三説者曰春秋霸

令未嘗書乞今卑辭下魯晉其衰乎乃銳師所指又莫不得志交剛以敗狄麻隧以勝秦鄢陵以破楚挫諸彊敵功烈庶乎文襄矣未幾内難忽作身死無後是何亡之暴與曰成功易居功難也且鄢陵之勝倖勝也兩壘未張而薄楚於險師無紀律而將帥方同於戲謔吕錡一矢偶集楚王之目非出成算也而厲公遂曰吾能勝楚矣昔城濮勝而晉霸邲戰敗而晉衰此一舉也遠紹文烈近洗景恥是桓文之業非厲

公所能堪也獻捷稱伐相矜于朝范文子知内難之將作故益深其危懼未戰則求釋楚以為外懼既勝則進戒以勉君德祝宗祈死老成云逝夫寧不欲坐享勝敵之福哉知禍亂之伏於此也初楚晉之為成也郤至涖盟子反無信至鄢陵之役楚子雖傷師旅未至大潰也繕甲復戰事未可知奈何陽豎獻飲而子反醉矣楚之敗也子反實為之子反伏罪共王豈甘心下晉者乎嗣是晉三伐鄭楚救必至惡氛自若

猶不勝爾共王惕於一敗之畏更操其常勝之勢即

悼公三駕未至重困況區區一厲公邪懷社稷之恥

遺恨以殁願受惡名此共王之所以為共也哉

繹史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監生臣蔡齊明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繹史卷六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吳通上國 季札讓國附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

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

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

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史記壽夢立而吴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左傳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

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晉士燮

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事在壽夢十年此書年誤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

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代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吳越

春秋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孤庸為相任以國政

五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

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世本諸樊徙吳

左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　秋楚子為庸蒲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

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左傳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

祭仇之也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乆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茍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

者曰子居之髙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禮記延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

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畞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

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

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左傳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

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越絶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　季札碑烏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孔子書

勾吳之大自壽夢始成公七年春吳伐郯是秋吳入州來一歲而兵再見吳能驟強也晉之會吳始于鍾離先是景公盟蒲吳人不至厲公合七國以會吳而吳至焉悼公立為雞澤之會吳又不至越二年為會于戚魯衛先之而吳至焉夫吳自太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不通中國吳固蠻也義當驅
攘而晉乃亟亟會之何哉將以病楚也會于柤遂滅
偪陽以通吳使會于向諸樊新立為吳謀楚凡晉之
會吳有四惟戚則吳人來餘皆諸侯往也來會則叙
吳往會則殊吳遇吳有禮不憚其道路之勤矣彼楚
人鷙悍以薦食上國諸侯之能與為敵者惟秦與齊
齊既携貳秦且棄晉以合楚焉楚獲彊助晉勢漸孤
厲悼之際欲起而制楚誠難也吳居其肘腋之下壽

夢方鋭巫臣啓謀晉吳既通吳為晉用楚師未出則撓其旁既出則議其後故鳩茲未定楚駕已取鄧廖子重一朝盡喪楚雖伐吳而吳常獲其勝矣楚人畏吳之偪也無暇北視悼公繼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此遠交近攻因時制變之權衡也會向以後吳楚之釁已成晉亦不復會吳吳有公子季札賢而守節再辭君位復以公侯之介弟受命通嗣歷聘上國雍容齊魯鄭衛之邦聞樂以知德見微以識遠列國之

鄉士大夫樂與從游賢如橋肸莫不傾蓋締交焉雖三君迭立好勇輕生欲終致國於季子季子義辭弗受也有臣如此春秋於是乎直進吳於中國矣其後嗣立之君猶不忘遣使通路以修前好再傳而闔廬卒能破楚入郢亦諸姬振患雪耻之一快舉哉

繹史卷六十二